

聖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趙仲白文

烏虜仲白有馳騁當世之志而欲行輒躓有
蕭散出塵之韻而欲隱不遂身居塵市而健
羨泉石家無米鹽而喜談文字年踰四十或
挽之仕果觸上官見摅獄吏放絀十年考訂
百氏新註聃書自解湯繫稗官野史冢書枕
記星數之學鑿小之技鬼神幽蹟蟲魚碎細



人浩劫以未睹子一覽而默識漢庭諸老惜
子中棄或為訟冤或請贖罪羈旅長安薪炊
罕繼放浪淮海吟哦不廢近書未乾遠訃忽
至初傳丹毒又云風痺聞之驚倒彈指出涕
烏虜悲夫玉樓之文清廟之器昔何辜而挫
辱今何譴而夭逝豈名盛之作崇崇抑才高之
為累嗟予與子游如昆弟夜讀共燈春邀聯
轡間與子處子夕不寐跣跌叩齒呼吸導氣
金石之劑亦頗服餌自言所學甚神而祕忽

馬淪謝意者僊蛻疇昔樽酒從容言志誅茅
卜鄰入林把臂製山人之中褐創精舍之枕
被子長往而不返予獨立而無對詩筒永已
柴扉長閉予倡孰和予忘孰記子之後事差
強人意婦如德曜可以守誼友如山公可以
託嗣植君門戶立君墓隧余雖才盡可述銘
誌寢門一慟冀子不寐烏虜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郎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默

持經時

誦軍國大疑半語折衷有為必成所發立申
究觀平生噉如星鳳賢人落落公則嚴奉纖
夫赫赫公所嘲弄白頭乘邊值持控惚聚拾
漬失鎮壓項洞奮拳走敵雪涕誓眾恩能懷
徠智可操控書舐和議群口方闕奏繩大將
天顏為馬動淮淝既捷移守鐵甕朱幡作志至白
雞忽夢士亡砥柱國仆梁棟烏虜哀此愚嘗
評公英偉宏縱睥睨楚漢越軼晉宋海鯨天
馬不可羈鞚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所至

漬疑漬

輒以客從愚性孤直議法讞訟大哉苦爭小
亦微諷人曰乖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座
吟誦悲夫已矣及袂長慟公方責任責任不蓄餘
俸收姻聚族有無通共越上田廬不過茅封
上聞公訃不詔給賜庶幾墓擯賴以封種愚
屏空山瀕於飢凍喪莫臨吊葬復阻送緘詞
入浙維以抒痛烏虜哀哉

不疑下

申疑中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於世公未三十立奇節

取顯任^仕自江湖嶺海外至夷虜皆喜道其姓名何其銳也然甫四十而廢廢數年而死又何脆也烏虜人才實難天之生公若有為矣夫子之以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以冀收其柱石棟梁之用今也敷榮暢茂於其始摧殘天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為哉烏虜開禧遣使舉國莫行公馳單馬三涉虜廷嘉定寇至諸將閉壁公無一兵^{作自}請搏賊方其發獨見於群疑之表立孤勇於衆

怯之內孰不聞風聳慕以為天下奇男子也及夫時改事定人心一變密者指其疎斂者議其放約者病其侈而公以不用死矣蓋大將軍薄賞蘇武漢儒議陳湯傅介子徼功生事自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待老壽有才而無命有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之所以深悲極痛者士既不遇退而佚於家老於鄉吟嘯於某水某丘若竹林蘭亭之遊亦

先賢之高趣也。今又不然，而今而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其有用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豈非所謂深悲極痛者乎？公沒旬浹，小君偕逝，高年之母，孑然獨存，語之土木，猶當流涕。况平生交友之情哉？烏虜昔與公飲，常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酬，烏乎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虜掃其衆，突然而

來。君方戍蘄，蓋已屬疾，扶昇登陴，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愈堅，方盡鼓竭，握拳誓天，孤城可墮，大節不毀，朝服罵賊，談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寶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武夫麤暴，文吏縮瑟，平君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狗義，甘如飴，密國人相吊，行路涕出。嗚呼！何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轅固申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巡許遠，克志與氣。

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所慳沒於牖下滔
滔皆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士失
砥柱國亡金城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有
子天意可見堂堂如生歆此菲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遣訃君棄其孳孳跣足不
屨既疥遂疴尚宿奠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
君殊自彊手畢壙戶昇疾返苦鑿庸藥誤首
投承氣暴下如注田使煮復利止熱去又揚

浙游鑿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於奔
喪發於作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儔比
寶謨謂我兒學于爾我謝不敢君進未止虛
空幻成平地突起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
乃翁尚有吾子今也復天萬事已矣遺言琅
琅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人情
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翻水烏虜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

初建諸將震龍言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
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闕外叢艱梗內闕
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矣嗚呼士率
虜弱奮鬣裂眦當其鋒銳過之莫止及既衰
竭鼓之弗起叫呼者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
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
之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
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鳩毒也敵國者外
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於闕而將帥出矣

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雖歲入滁楚告捷
也豐豫堅守也蘄黃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
輿尸授首矣山東之僞守若論魚貫面縛矣
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攷也
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
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哉烏
媚姦妬才初誤泗上末警宣化彼媚公者籍口未已
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當豐匪公啓疆
歸壘出人享其利鉦動輦震公受其詆是固

初建諸將震龍言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
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闕外叢艱梗內闕
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矣嗚呼士率
虜弱奮髯裂眦當其鋒銳過之莫止及既衰
竭鼓之弗起叫呼者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
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
之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
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鳩毒也敵國者外
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於闕而將帥出矣
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雖歲入滁楚告捷
也豐豫堅守也蘄黃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
輿尸授首矣山東之僞守若論魚貫面縛矣
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攷也
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
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哉烏
乎初誤泗上末警宣化彼媚公者籍口未已
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當豐匪公啓疆
歸壘出人享其利鉦動鼙震公受其詆是固

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救房瑄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援名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以市進和聲而助訛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晚節浮湛寓理霜顛雪領闔扉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屣別去幾日遠訃入耳蒼生之望竟絕於此

我賤且慙公視猶子豈無久忤觸人愠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歸哭公僑寄客邸尊鄭之奠弗能具禮有香一鉢酌以澗水公如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祭袁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罹黨部而中廢使蕭然而終身視顏曾夫何愧迨涉華皓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闡迪於奧理亦紆發乎讜議蓋陰扶嘿贊莫測其淺深而明辯顯諫尤

著其一二烏虜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朝
之揚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時蒙君子之福
然後世責賢者之備昔愚於先生也惜逢辰
之已晚今愚於先生也愴行志之未遂嗚呼
哀哉先生於愚素有恩意昔叔孫之弟子幸
厥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異是當先生之
光顯不規進而諷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為
而喜誦疏傳賀老之事嗟思深之難報慙語
淡而少味不然則十年之間蹤跡罕至豈其
尊翊於寂寥之時而簡惰於隆盛之際嗚呼
先生云亡海內短氣聽琅_永之如在瞻堂
之未_永悶蒲勤脩阻莫視歛窆皦如茲觴將以
哀涕烏虜哀哉尚享

祭李監丞文 東

嗚呼歲在丁丑齊魯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
中餞公江亭徘徊握手曰余莫爭冀子力扶
公去奚智我留奚癡厥後公言皆如著龜歲
晚落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訪逆旅公髮

愈白我顏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慨慷自爾以
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舉按公之器識
蔡謨右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眈然公
豈場得酸風吹訃壯夫淚滴公年非夭公位
不卑公子甚賢而我何悲然公純孝有百歲
母怡怡色養諄一夜語天道何知使母哭兒
止見潘輿不見萊衣烏虜人世蓋多缺陷公
達此理往矣母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烏虜公忤某人時方盛年因其廢公廟堂之
權某貴須臾浮雲飛煙公先某死則有數焉
廢公者人死公者天公固達者含笑入泉曩

營西嶺絕識儼然日吉時良歸于新阡烏呼
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客不至公不酌
觴今日原頭拊事淒涼送車蕭疎悲風白揚
公昔非存公今非亡彼則媿矣於公何傷我
懷平生耿耿不忘白髮縞衣哭聲最長嗚呼
來哉

姊与姐同伯姊之子为甥归之季少
后增跋曰表弟姪有孫

八 表弟文

魚序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齋裝散如風
雨吾謂吾女必敬無違冀汝老成身修家肥
汝復何為以鵠為餌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
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石酒良術莫施烏虞
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汝
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窆藏兒大
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
感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烏乎哀哉

祭趙縣丞文

烏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
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曾來診我君將謁告
及茲再病同列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
漸入視不可為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
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
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
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于九原烏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祭方氏表弟文

烏虜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齋裝散如風
雨吾謂吾女必敬無違莫汝老成身修家肥
汝復何為以鵠為餌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
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石酒良術莫施烏虜
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汝
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窆藏兒大
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
感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烏乎哀哉

祭趙縣丞文

烏呼自君移疾僕輦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
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曾來診我君將謁告
及茲再病同列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
漸入視不可為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
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
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
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于九原烏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靖康虜使之節誼與
公論諫之精忠出處之大致信前後之相輝
亦今古之鮮儷初摧臣之用兵公奉使於湖
外儻片辭之投合則富貴之立致廼言首事
之非甘受沮軍之罪迨寧皇之更化公入
冠於諫地若少貶以徇時可平挹於高位而
又堂堂伏閣之疏凜凜延英之議寔上沸於
廟堂復內觸於宮寺及既去而復召遂索辭
而不至嗚呼使公之言用於開禧之末則生

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廷
享至和嘉祐之治奈何動落落以難合每縹
縹而高逝此識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機
未嘗不有感於公行藏用捨之際嗚呼公之
退休垂二十禩山林之趣愈深而君親之念
不廢其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邊事之
動息朝論之廢置儼端居而默思或輾轉而
不寐雖迹踈勢隔難疾聲而大呼然慮遠憂
深常太息而長喟逢真主之龍飛首賜環

而趣對上側席以良久公循墻者數四曰衣
冠之久挂曰筋力之已瘁獨諄諄之手疏尚
惓惓乎時事始優游而巽入終鯁峭而直遂
蓋忠勤懇惻掾焚極溺似溫公之學冲澹峻
潔高舉遠引則蜀公之志至於拖紳一表奮
發踔厲殆房喬征遼之餘論抑子囊城郢之
遺意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欷歔而
流涕烏呼道術裂而人材駁學問偏而氣質
泥驚^驚功利者錕薄談性命者迂滯卓哉我公
純粹全備崇雅道而傍通流略尚理致而不
廢文字故能學貫百家文高一世在朝為爭
臣在外為循吏觀公平生英偉弘毅意秋霜
烈日凜乎不可褻然光風霽月即之而甚易
率禮如拘臨事如悸執謙如虛持敬如畏發
於方寸塞於天地烏虜衣冠禮樂之所宗典
刑文獻之所寄社稷生靈之所屬消長治忽
之所繫方龜吸而鶴峙忽山頽而星墜烏乎
悲夫我昔狂簡公獨賞異每呼以忘年之友

欲養為有用之器。既磨礪其麤鄙，亦發藥其昏憤。及夫晚節奉詔，引類公剡四人，我忝一士。遺言在耳，遺書在笥。公今已矣，拊膺反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之淪棄。烏虜古之人，或殺身穿冢，以殉死。或踰境越邑而赴義，今為五斗米之役，坐阻一束芻之醑。呼天不足以洩哀，竭海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况英爽之不昧。烏虜哀哉。

祭夔漕王中甫文

烏呼虜窺宣化，黑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筏濟矣。羽書蠟彈來如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調發處分，頃刻于紙。設艘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匕。公愈閑暇，削脯行醴。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戍漢江，我屏田里。嶽祠甫暮，公使夔子青袍如故。公已龜紫，書來訪舊。清言疊昨，逢峽舟手題牘。尾公健我衰，痛牽腰趾。蜀丹甚靈，印行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沒歲餘，貧闕莫誅。

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邊之事目擊身履人怠我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為激電逝水烏呼往哭立可二孫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有英嗣珠朗玉峙方彼二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矢詞洩哀公其歌只烏虜哀哉

亡室祭文

烏虜君之靜專冲澹傳之於家溫良慈恕得之於天故為女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偶與君而周旋北冒兵鋒南驚瘴煙灘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於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追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為箴砭余之褊急以君為常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三十九而夫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辜異疾縈纏卑詞婉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足攣余獨恠夫悍

且健者之不病。又竊覲乎仁。且病者。雖廢而
久全。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如君至性。世
所罕見。余之先君。君之聖善。宰木已拱。君每
追憶。必欷歔而涕連。及乎屬纊。氣息如縷。尚
於姑與父。致其惓惓。君之息。十有八矣。猶執
手。拭淚。不忍訣者。得非以其羸弱而可憐。悲
夫。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
於九原。截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求冤。余久
倦遊。從茲歸田。願慈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
藏君之橐。待子婦而後傳。營家山之一丘。築
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歿當尋
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
面目。見君黃泉。烏乎痛哉。

亡室喪歸祭文

烏虜傳舍。暫殯蕭寺。寄菴是二說者。未言鼻
酸。君之介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匱還里。
烏虜吾妻。死別吾子。生離悲夫。柰何天實為
之。先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哉。以需余歸。

還里祭亡室文

烏虜它日我歸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疑塵料檢巾笥皆君手蹟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沉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然後飾巾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為德粗者為材嗟

後之人質偏器小傑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謂之立言亦曰脩辭嗟後之儒外文求理理既茫昧文亦骯髒堂堂北山庶幾於全稟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歸于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無寸柄為世所宗以德用材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斷而粹華軒非泰陋巷非臞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鯨掣

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溢出人獲一字價重金璧臯陶九德孔門四科豈無它人孰如公多耆舊凋零賴有公在西風吹訃海內悲慨昔先君子與公同盟愚幼無知蟬噪蚓鳴流傳達公為啓玉齒每云今世獨步惟子晚畏言語終日病瘖公書來勸姑飲勿吟永焚筆研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謔我歸後村公葬墨溪豈無尊鯽道遠莫齋顧瞻墓陵獻誄與輓哀雖如新禮則已晚嗚呼哀哉

哉

亡室掩坎祭文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屬疾有寢無寤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室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抔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顧冤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稟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煩矯

揉而與道合，不立標的而為物宗。究觀平生，出處雍容，來如祥麟，去如冥鴻。祿豈必原厚位，不待穿二頃之田，環堵之宮，視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顯融。迨皇上之訪落，搜巖穴而一空，嘗累徵而莫致，信獨見之鮮同。昔有兩生，今復有公。雖進無圖，回事業之柄；然退有扶持，名教之功。取諸人者甚廉，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楹之告凶。蓋自童至老，制行無玷者，學力之到，自病至死，持敬不惰者，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恩我教我，慈愛最隆。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擊蒙。浴魯點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屬我悼亡，覺公情鍾。憫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有因，徒飲恨於無窮。嗟夫！賓榻塵凝，家豎苔封。它日重來，空愴遺蹤。舊悲未平，新憤填骨。不腆茲觴，敢告哀恫。烏呼哀哉。

祭胡仲方尚書文

烏虜挹公風標，彥輔叔寶聰公議論。興公逸

少提塵笑談刻燭倡誦公非今人晉第一流
久掾公府新美世事再長橐班禪贊國是衆
所期公與公自期下卑嚴徐上扳龍夔如何
十年卷懷去國晚雖微還曾未安跡高爵崇
秩固無一虧盛心懿識有不盡施自幼識公
今我亦老惟公規模我所深曉欲以安靖銷
弭塞氛欲以整暇應酬世紛杯酒非酣幅巾
非傲有所陶寫有所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
京空懷積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白馬
我足如繫我淚如寫嗚呼哀哉尚享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詎與衆同一
代勝流百世清風天壤有敵名德無窮悲夫
歲二年之一來訪公今日何為編素郭東我
返自崖公歸于宮九原不隔一念可通嗚呼
哀哉

祭陳師復寺丞文

於乎律已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

產之愛^立。丘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架。獲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聚秀孝於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為宗主。學者以為師匠。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夫臨危。噤國事之莫吐。安能與兒女呶嘍。涕泣於衽席之上。嗚呼。斯人弘毅忠壯。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耆老。不過菜羹脫粟。味臞儒之樂。深衣大帶。為後生之帽。然猶摧之暴。而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斯文之將喪。某少小親炙平生。敬嚮非止。涉其藩籬。而深造其函文。理無微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山頽而哲萎。將安放而安仰。陳寢門之薄醑。庶魂識之來享。於乎哀哉。

祭胡伯園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魁傑相
望前歐後胡骨朽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
故家^文人獻中朝典常並奏堦麓^互為宮商里
人皆曰澹菴不亡三十年間更迭翱翔虎節
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水^木民有甘棠世人皆
曰忠簡有光烏呼諸公逢辰樂飲蒲堂公來
何晚鬚鬢如霜憂時慷慨望古慨慷當世人
物高下短長氣力所噓衡尺所量衆不敢援
橫身主張上或未知極口薦揚天下桃李多
出門墻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開國勢
必彊柰何一夕騎箕帝傍烏乎昔我尚少從
公南昌厥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
鼓簧我官建溪飛語中傷衆競闕^互公以身
當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晚觸旣機無地退藏
公語諸公弱羽已瘡禹錫有親朱雲素狂幸
小寬之俾謀稻梁汲引一念至死不忘烏乎
天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生驚呼熱腸在

昔先民匍匐赴喪。我有鞠淚。欲灑帷床。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葬以曷日。冢于何岡。日往月邁。尊卿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負誼辜息。心折涕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墮。此

為字疑衍
或償為烏乎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計。反袂涕流。亦罔知君委蛇之由。烏乎哀哉。昔有二士。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斃園土。一謫夜郎。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不為永王。所污而受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戮。酷哉此冤。貫于彼蒼。我携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友朋之誼。莫施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窆藏。烏乎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烏虜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

昔先民匍匐赴喪。我有鞠淚。欲灑帷床。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葬以曷日。冢于何岡。日往月邁。尊卿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負誼辜恩。心折涕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隕。此願或償。為烏乎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計。反袂涕流。亦固知君委蛇之由。烏乎哀哉。昔有二士。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斃圜土。一謫夜郎。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不為永王所污。而受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戮。酷哉此冤。貫于彼蒼。我携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友朋之誼。莫施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窆藏。烏乎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烏虜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

纂組之文練薄縑輕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
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了翁公之直聲中年
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還
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開閣
虛左起迎執筆玉堂開卷邇英三月初吉始
畢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診疾
予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有恩言寬慮嗇
神衆願有瘳起而經綸柰何蒼天奪此偉人
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為將明民
有利害誰為罷行吾黨之士誰為統盟後來
之俊誰為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疑天
意未欲治平烏虜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
已矣行路嗟驚况侍班聯久親儀刑相率一
衰心折涕零烏乎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後村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烏虬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
怡丞相移書千里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
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
昔范公方古高夔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
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視
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乃圭謂天無意

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旒素帷。都人相吊。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屬畏商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烏虜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

剝落虛驕。踐履真純。外無光怪。中含至珍。擊慨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處縉紳。戰戰兢兢。便便恂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相嗔。脫履遺榮。舉扇障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蒼黔舐望。膏澤久屯。及上親政。起公于閩。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獬南吠。其聲信信。授公斧鉞。指麾三單。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隕營。控^社圖莫伸。烏

辱哀哉長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
騎麟歲行甫周奪三良臣當宁輟朝行路悲
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
德人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
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虜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屨歷歷可
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介後學者散無宗主
北面它師尊禰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

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雖微肝肺畢吐皆昔
生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
藁對語有記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
天乎無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
留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
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將待之厚故責之
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虜幼為先生門生
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
紀築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

墓陵會寔有繫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
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
赦之先生不死烏虜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閑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蕭
然我已惰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
魯壁汲冢剛後畫前上考洙泗闕洛之傳左
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
消長典章章沿鈎索鈔纂網羅貫穿曾有五

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空
大節偶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
各華顛晚遇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
進遷遂掾省闈靡勤不宣議挈網維奮起沉
綿議去冗蠹伸縮痺孿議抑僥倖杜絕扳緣
衆方信之公獨倦之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
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之如箭離弦出東
華門呼西興船寄家蕭寺禪榻茗煙明年我
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來刺袁一春闊疎

驛候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僊驚呼失聲腸
熱涕漣烏虆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
珪藏家種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
知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
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
馬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為給諫命有所懸
世運艱虞哲人迭遭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
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惑
誰祛有瑕誰鑄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之
峰手營吉原梧楸老矣稚竹可掾祖者幾人
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翾覆酒奠芻滴
淚入泉烏虆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烏虆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
於學禁亦諫止於邊隙名蚤退而愈重節後
凋而不訕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
其少而橫金孰若晚而全璧慨舊人之無多
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瘍

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虜自我
來袁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
一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
加密憶開酒尊且餞召駟我拜手而起賀公
深顰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
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虜言猶在且追
記歷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酌感慨
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
哀哉

嗚呼早客

徐子壽尚書文

閣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

五流涕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

晚掾省闈值建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

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諱且怒二臣實沮厥後

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湓浦二十餘

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

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

公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

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

禦意公復用收拾苴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
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復生倒授之塵及
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
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哭
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醜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於庠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煦涑
而相親此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
路之箱結果矛冠之舒翹亦鯁論之劇切鍼

倪之說

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芽蘖曰始謀之輕倪
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耻擊帆之為
悅寢掖庭之地封沮戚畹之旄鉞暨批敕於
銀臺益砥礪於名節嘗剗聞其一二非倚掖
於瑣屑其尤大者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
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國棟之摧折生
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况平生之親友
每懷抱之傾竭億襍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
別感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竒絕屬留落於

江鄉寢閣踈於京制。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遽奪於賢哲。嗟寶鑑之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慟。愴泉臺之永訣。冀英爽之來臨。歆故人之薄歆。烏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虜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謫墮濁冗。端平之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䟽一箴二諫。

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蒼龜相。去客逐公。從婺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倦倦。欲拯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火後一封。讀者喑喑。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攷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為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

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擬晚於時
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
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
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我則
不敢烏虜哀哉

祭崔相文

烏虜昔掾儀真公為揚帥白事玉帳一見賞
異每云近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子華潛夫
厥後子華以功名顯我方困讒跋屢連蹇端

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且班迎公不
果來我亦逐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如
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衮歸清獻琴鶴
君實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
卧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
簞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
興誰其侶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炙道
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
一恨曷時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

立江表奚賴旋馬之廳我有束芻薄言陳之
公其吐諸烏虜哀哉

祖祭崔相文 同諸司

烏虜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台衮以初服
終世所謂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
使公復出一時蒙功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尚
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道汗隆方餐
秋英忽仆寒松鼈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人
斯孰不衰恫烏虜高於二踈潔於兩龍共國僑
之惠史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
良將返幽宮某等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
西州悲涕無從烏虜哀哉

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烏虜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
伯及與公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
曰才與名士之所挾者鞭青雲有徑甚捷曰
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行之徐流落
江湖蒼顏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薦口當軸挽

留公力請麾其視遠民略不鄙夷琛臺弄印
璽書就界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國人景行吾
輩得朋合并云始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
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人鼎足訝公不
來坐聞呼鑿屏樂覆杯疾馳至門不可為已
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天位不為早故
鄉差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
掌珠雖尚穉幼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為善之
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復論質縞衣寢門

三號而出烏序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
畀他人類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畚蘊則
厚矣施未毫星如夢大槐如炊黃梁賈胡驚
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烏呼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證上屢易
鑿公相最晚公力孔瘁徐投刀圭挽回元氣

權位傾軋古今所同。爽旦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諄啓擬汲汲延納，謹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爭是非，公每犯嚴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衾，索馬歸第猶閱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後，費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吟

域截然。此夷彼惠，文靖歿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公於二公髣髴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寔富春。泫然三號，眇矣百身。空懷外翼，莫竭毫髮。欲報舊知，尚堅晚節。烏虜哀哉。

祭顧君立文

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自復齋，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于館。語常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

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持謂可師儒
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我
去子留臺閫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
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
豎子達此理胡為蹈之痛子無兒念念子有母
細君稚女團欒未久區區寸祿取之甚微榮
榮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凜如在卑不
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
事敢不竭情歛首足形返柩千里子不我屬
我不容已縞衣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亡歌
此束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騫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
篤之行貫于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
孟光挾以自隨昔處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
行弗取于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蒂
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
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

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齋咨言士德人胡慘若
斯猶有一幸稍寬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
經紀織悉一出右螭茅花蒲山熟如蒸炊直
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匱返殆天扶持自少
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
家存歿合睽福勝西樓翁仲累二子復逝矣
舊人愈稀存者性僕與子伯子感念懷昔如
何勿悲我有雞絮漬以一卮老眼久枯滂然
垂洟扶憊醉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糝糠高
為虞夷次為哲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
乃去或留以僵小為申白大為禹光偉哉丈
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遊于鄉其視觀廟
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侷汾陽晏子之裘趙
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
而康高謝招麾晚而采剛彼皆倒逆此不眊
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琅

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
不^愁愁遺顏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誰繫
我足屣其車箱諸子謂我蚤登門墻葬有日
矣俾為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
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
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筮和墳兄之
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_{本根}嘉定之末端

平之元犯雷庭威進藥石言麟莫羈係鳳首
咏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鷓法從非貴方面非
尊系詔上雍頓疏扣闥身不敢私君不可諉
本懷止足矧迫耄悞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
區之宅五畝之園徙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
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
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每奉談塵
亦同酒搏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
伏立樊孿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

河翻殄瘁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
魂烏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鄉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曆殿中請
尚方劔嬰權門鋒誰其侶之堂堂坦翁端平
親擢冠身乘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
責衮鉞作鉞之崇大者庭諍小亦囊封或奉白簡
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身
如斷蓬客有餞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

任龔公獨感慨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
聰乃如客言未諒余衷盜名之人與竊賄同
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之東觚
稜雖遠節壽縣尚雄帝曰公歸潦霧颶風俾典
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儵儵罹閔凶平生大
節忠孝寂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
甚於孩童懼不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
國之空戎如石頑資公磨礪少忝交游晚叨
寅恭辛丑登高魁結之峰嘗舉別酒澆磊砢

甯歸相後先各未衰癯犢可負轅奴可宿春
彼盟未寒此興亦濃聞六月訃為三日聾譬
屢顛矣士曷帡幪譬舟沉矣孰濟不通我有
長劔欲挂短松久病著床寸步需筇抱此一
歎殷憂無悼死者可作吾將誰從往此束芻
敬告哀恫烏虜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
挹雅俗兼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

談諧有味應對尤給頗富見聞間出篇什內
順尊老外敬友執履衆恂恂向學汲汲譬如
升梯舉武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笈婦妾方
妊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瘧下
腸滑肛澁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琅勢
已岌岌凶訃遽傳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汝
弓治是襲交遊期汝朱紫可拾何物恠鬼奪
汝之急汝翁喪汝侘傺鬱悒雪涕箋天求解
麾縶夢寐丘園厭苦原隰汝婦得雄頭角奮

蟄飛書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夜髻婦嘆宵熠
汝見汝女呱呱以泣喪車言歸六親咸集摘
抽弄色蟹蛤吐汁有酒在尊曷不鯨吸先人
舊廬汝翁所葺汝復何為過門不及嗚呼哀
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僊繼
客京城初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鸞鷲後牧
宜春握手悲辛君赴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

東致此重客向之玉璽今也鷲黑約君襜被
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瘍亟走視君骨
見衣表君於去來曾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
累君君如師魯僕慙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
交衣足附身衾亦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梳竿
奉君之匱歸于家山龐公妻子猶隔瘴霧迎
挈之責僕敢不助屬有官守祖君江湄烏虜
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烏虬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
映四海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沂淵孟
粗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
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明辨博考精訂餘力
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訥森嚴之
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
國風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逢掖沾
丐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
剛勁給札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譏
評或云名高見忌亶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
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容之賴陛下聖端
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馬旋潭維君
屹然鐵壁萬仞寧煮折鎗肯顧墮甑九冠一
鬢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疎雪鬢堂屏觴豆
庭絕筮榜辦香為魯鳴鼓攻鄧無侯燕喜有
僧苦硬未嘗乏興特不獻剌自吾得君懦氣
頗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
姓舊膺書至肝鬲傾盡首叙契闊末言疾疢

上界君節七聚相慶予寧一月小休三徑彼
使來論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陸
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
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
十年方未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
下奮筆誅佞曷不搗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
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慙先漢廉吏有
唐卓行賢士冠冕亦國龜鏡屢摧揀揀航失
纜斫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
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債債
往此束芻君儻來聽烏虜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墳簞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
我與兄生而相依慧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
同隊學則共師兄惠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
宦分巢析炊其間歲月儵合忽睽我逢端平
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闈我坐狂瞽晨晨
招莫麾兄益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

逢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
慈兄與君厚實作適先得歸我亦寢召鼎足奉祠
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
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為薦口
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
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
為有師以不飢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平
宜主計司暫界一節遂閑七晷和扁袖手謂

鞭笞不數

鞭笞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

痺多痺痺

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
支手葺數椽不汰不痺架設圖書案陳鼎
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
兄素達生曾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項
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立媿蕭然房帷門戶
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齋咨追記疇
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原鴈拆飛廣陵之操
遂絕于茲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
事繫維往此瓣香瀾汎涕洟尚享

逢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
慈兄與君厚實作適先得歸我亦寢召鼎足奉祠
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
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為薦口
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
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
為有師以不飢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平
視蘇綽穆之鞭笞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
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閑七朞和扁袖手謂

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
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痺架設圖書案陳陳鼎
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
兄素達生曾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項
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丘嫂蕭然房帷門戶
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齋咨追記疇
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原鴈拆飛廣陵之操
遂絕于茲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
事繫維往此瓣香瀾洑涕洟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虜楚龔之死已瀕耄耋老有一老父踵門來
吊比之膏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
百年一瞬矢激電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
彼為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揭兩曜計雖
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
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問誰式
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醪烏虜哀哉
後村集卷第三十四

書